

尚書正義

六

尚書注疏卷第十三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

孔穎達奉

勅撰

周書

康誥第十一

酒誥第十二

梓材第十三

康誥第十一

成王既伐管叔蔡叔監三以殷餘民封康叔

監之民國康叔為衛侯周公懲其數叛故使賢母弟主之作康誥酒誥梓材

康誥命康叔之誥康圻疏成王至梓材正義曰

蔡叔等以殷餘民國康叔為衛侯周公以王命戒之之作康誥酒誥梓材三篇之書也其酒誥梓材亦

戒康叔但因事而分之然康誥戒以德刑又以化

政以結之傳以三至主之正義曰此序亦與

上相顧為首引初言三監叛又言黜殷此云既管叔蔡叔言以殷餘民圻內之餘民故云以三監之民國康叔為衛侯然古字邦封同故漢有上

邦下邦縣邦字如封字此亦云邦康叔若分器序
云邦諸侯故云國康叔并以三監之地封之首周
公懲其數叛故使賢母弟主之此始一叛而云數
叛者以六州之衆悉來歸周殷之頑民叛逆天命
至今又叛據周言之故云數叛故多方云爾乃不
大宅天命爾乃屑播天命以不從天命故云叛也
古者大國不過百里周禮上公五百里侯四百里
孟軻有所不信費誓注云伯禽率七百里之內附
庸諸侯則魯猶非七百里之封而康叔封千里者
康叔時為方伯殷之圻內諸侯並屬之故得摠言
三監且其實地不方平計亦不能大於魯也故左
傳云宋衛吾匹也又曰寡君未嘗後衛君且言千
里亦大率言之耳何者邢在襄國河內即東圻之
限故以賜諸侯西山即有黎潞河濟之西以曹地
約有千里也以此鄭云初封於衛至子孫而并
鄰也其地理志鄴衛之民皆遠分衛民於鄴也

異國而同風所以詩分為三與同否未明也既三年滅三監二年始封康叔以別於其間更遣人

守自不知名號耳傳命康叔至封字正義曰以定四年左傳祝云命以康誥故以為命康叔之

詰知康圻內國名者以管蔡邠霍皆國名則康亦國名而在圻內焉主亦然惟鄭玄以康為謚號以

或記世家云生康伯故也則孔以康伯為號謚而康叔之康猶為國而號謚不見耳惟三月

哉生魄周公攝政七年三月始生周公初基作新大

邑于東國洛四方民大和會初造基建作三城六都邑於東國洛內居

天下土中四方之自大和悅而集會侯甸男邦采衛百工播民和見

士于周此五服諸侯服五百里侯服去王城千里甸服去王城二千里采服

二千五百里衛服三千里與禹貢異制五
之百官播率其民和悅並見即事於周
周公咸

勤乃洪大誥治乃因大封命大誥以治道
周公皆勞勉五服之人遂
疏惟三

治正義曰言惟以周公攝政七年之三月始明
死而生魄月十六日己未於時周公初造基址作

新大邑於東國洛水之汭四方之民大和悅而集
會言政治也此所集之民即侯甸男采衛五服百

官播率其民和悅並見即事於周之東國而周公
皆慰勞勸勉之乃因大封命以康叔為衛侯大誥

以治道傳周公至魄生正義曰知周公攝政
七年之三月者以洛誥即七年反政而言新邑營

及獻上之事與召誥參同俱為七年此亦言作新
邑又同召誥故知七年三月也若然書傳云四年

建衛侯而封康叔五年管成各邑六年制禮作樂
明堂位云昔者周公朝諸侯丁明堂之位即云頌

度量而天下大服文云六王制禮作樂是六年已
有明堂在洛邑而朝諸侯言六年已作洛邑而有

明堂者禮記後儒所錄書傳伏生所造皆孔所不
用始生魄月十六日戊午社于新邑之明日魄與

明反故云明消而魄生傳初造至曾集正義
曰所以初基東國洛者以天下土中故也其召誥

與大司徒文之所出釋言云集會也以主治民故
民服悅而見太平也初基者謂初始營建基址作

此新邑此史摠序言之鄭以為此時未作新邑而
以基為謀大不辭矣傳此五至於周正義曰

男下獨有邦以五服男居其中故舉中則五服皆
有邦可知言邦見其國君焉以大司馬職大行人

故知五服服五百里禹貢五服通王畿此在畿外
去王城五百里故每畿計之至衛服三千里言與

禹貢異制也通王畿與不通為異以此計畿之均
故須土中若然黃帝與帝嚳居偃師餘非土中者

自由當時之宜實在土中因得而美善之也不見
要服者鄭云以遠於役事而恒闕焉君行必有臣
從即卿大夫及士見亦主其勞故云五服之內百
官播率其民和悅即事以上功勞事民之所苦也
而此和悅見太平也而書傳云示之以力役其且
猶至況導之以禮樂乎是也 傳周公至治道

正義曰太保以戊申至七日庚戌巳云庶殷攻位
於洛汭則庶殷先與之期于前至也周公以十二

日乙卯朝至于洛則達觀于新邑營此日當勉其
民此因命而并言之序云邦康叔洪大也為大封

命大誥康叔以治道也鄭玄以洪為代言周公代
成王誥何故代誥而反誥王呼之曰孟侯為不辭

矣 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周公稱成王命
順康叔之德命

為孟侯孟長也五侯之長謂方伯使康叔為之
王使我命其弟封康叔稱小子明當受教訓

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德慎罰

惟汝大明父文王能顯用德

慎去刑罰以爲教首不敢侮鰥寡庸庸祗祗威威顯民

惠恤窮民不慢鰥夫寡婦用可用

用聲造我區

夏越我三邦以修

用此明德慎罰之道始爲政於我區域諸夏故於我一二

邦皆以修治

我西土惟時怙冒聞于上帝帝休

我西土岐

周惟是怙恃文王之道故其政教

天乃大命文王

殪戎殷誕受厥命

天美文王乃大命之殺兵殷大受其王命謂三分天下有

其二以越厥邦厥民惟時敘於其國於其民惟乃

寡兄昂肆汝小子封在茲東土

汝寡有之兄走王勉行末王之

道故汝小子封得

疏

王若至東土

正義曰言周公稱成王命順康叔之德而

言曰命汝為孟侯王又使我教命其弟小子封其所教命者惟汝大明德之父末王能顯用俊德慎

去刑罰以為教首故惠恤窮民不侮慢鰥夫寡婦况貴強乎其明德用可用勸可敬其慎罰威可威

者顯此道以示民用此道故始為政於我區域諸夏由是於我一二諸國皆以修治也上政既修我

西土惟是怙恃末王之道故其政教冒被四表聞于上天天美其治道以此上天乃大命末王以誅

殺之道用兵除惡于躬大受其王命三分天下而有其二也其所受二分者於其國於其民惟是皆

有次教以末王之教故也汝寡有之兄武王克桀之道故受命克桀今汝小子與世無在東

土為諸侯是木主之道明德慎罰既用命章主無所復加以為勉行所以此入法之傳周公

教訓正義曰以曰者為命辭故曰周公稱成王命順康叔之德命為孟侯孟長也五侯之長謂方

伯使康叔為之長者即州牧也五侯之長五等諸侯之長也而左傳云五侯九伯汝實征之彼謂上

公之伯故征九伯而此五侯當州牧之五侯與彼不同王制有連屬率伯也孔以五侯亦方伯則四

方者皆可為方伯而此方伯自是州牧也康叔以母弟令德受大國封命固非率及連屬也虞夏及

周既有牧又離騷云伯昌作牧殷亦有牧伯四代皆通也非如鄭立云躬之州長曰伯以稱小子為

幼弱故明當受教訓故云使我命其弟為親親而使我用戒故也此指命康叔為之而鄭以摠告諸

侯依略說以太子十八為孟侯而呼成王既禮制無文義理駢曲豈周公自許天子以王為孟侯皆

不可信也傳惟汝至教首正義曰以近而可
法不過子之法父故舉文王也法者不過除惡行

善故云明德慎罰也傳惠恤至示民正義曰

用可用敬可敬即明德也傳謂小德小官敬

可敬謂大德大官刑可刑謂慎罰也傳天美至

武王正義曰天美文王乃大命之殺兵殷者殪

殺也我兵也用誅殺之道以兵患殷文王以伐殷

事未卒而言殺兵殷者謂三分有二為滅殷之資

也王曰嗚呼封汝念哉念我所以今民將在祗適

乃文考紹聞衣德言今治民將所在敬循汝文德

言以為政教往敷求于殷先哲王用保乂民汝往之

求殷先智王之道用安治民汝丕遠惟商者成人宅心知訓

汝當大遠求商家者老成人
之道常以居心則知訓民
別求聞由古先哲呈

用康保民
又當別求所聞父兄用古先
弘于天若

德裕乃身不廢在王命
大天為心德則
王曰

封汝至王命
正義曰既言文王明德慎罰之訓
武王尚行之汝既得為君方別陳明德之事故稱

王命而言曰嗚呼封汝常念我所以告汝之言哉
今治民所行將在斯循汝文德之父繼其所聞者

服行其德言以為政教汝往之國當分布求於殷
先智王之道用安治民不但法其先君汝又當須

大遠求商家者老成人之道居之於心即知訓民
矣其外又更當別求所聞父兄用古先智王之道

用其安者以安民即古虞夏之道也人事既然又
闡大於天之道而為順德又加之寬容則汝身不

見廢常在王命傳今治至政教正義曰繼其所聞服行其德言者謂文王先有所聞善事今今

康叔繼續其文王所聞善事被服而施行其德言

以為政教也傳汝當至訓民正義曰上云敷

求殷先哲王謂求殷之賢君此言求商家考老成

人謂求殷之賢臣大遠者備徧求之傳又當至

安民正義曰以父兄乃所居殷外故云別求上

只言適乃文考并言兄者以上云寡兄勗則以文

武道同言文可以兼武故并言父兄也古先哲王

鄭云虞夏也孔亦當然以上代與今事遠不可以

同故言用其安者傳大于至王命正義曰以

天道人用而光大之故因云大也其文王及殷古

先哲王與天其道不異以前後聖迹雖殊同天不

二也以康叔亞聖大賢治殷餘惡故使之用天道

為順王曰嗚呼小子封惇瘝乃身勸哉惇痛瘝病

德也治民務除

惡政當如痛病在汝身欲去之敬行我言天畏斐忱民情大可見小人

難保天德可畏以其輔誠人往盡乃心無康好逸情大可見以小人難安

豫乃其父民往當盡汝心為政無自安我聞曰怨好逸豫寬身其乃治民

不在大亦不在小惠不惠懋不懋不在大起於小不在小小

至於大言怨不可為故當使不順者順不勉者勉已汝惟小子乃服惟弘

王應保躬民已乎汝惟小子乃當服行德政惟弘
大王道上以應天下以安我所受躬

之民亦惟助王宅天命作新民弘王道安躬民亦
所以惟助王者居

順天命為民王曰嗚呼小至新民正義曰所
日新之教明而云行天人之德者其要在於

治民故言王曰嗚呼小子封治民爲善而除惡政
當如痛病在汝身欲去之敬行我言哉所以去惡
政者以天德可畏者以其輔誠故也以民情大率
可見所以可見者以小人難安也安之旣難其往
治之當盡汝心爲政無自安好逸豫而寬縱乃其
可以治民我聞古遺言曰人之怨不在事大或由
小事而起雖由小事而起亦不恒在事小因小至
大是爲民所怨事不可爲當使施順令不順者順
勉力勸行令不勉者勉則其怨小大都消令汝消
怨者已乎汝惟小子乃當服行政德惟弘大王道
上以應天下以安我所受躬民不但汝身所當行
此亦惟助王者居順天命爲民日所教傳洞
痛至我言正義曰恫聲類於痛故恫痛也瘝
病釋詁文以痛病在汝身以迷治民故務除惡政
如已病也戕之而言敬故知敬行我言也鄭玄云
刑罰及已爲痛病其義不及去惡若已病也鄭玄傳

天德至難安正義曰人情所以大可見者以小人難安為可見故須安之傳不在至者勉正

義曰以致怨恐謂由大惡故云不在大起於小言怨由小事起不在小者謂為怨不恒在小言其初

小漸至於大怨故使不順者順不勉者勉其怨自消也傳弘王至之教正義曰亦所以惟助王

者言非直康叔身行有益亦惟助王者居順天命為民日新之教謂漸致太平政教日日益新也

王曰嗚呼封蒍明乃罰歎而勅之凡行刑罰汝人必蒍明之欲其重慎

有小罪非責乃惟終自作不典式爾小罪非過失乃惟終

自行之自為不常用犯汝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殺乃有大罪

非終乃惟責災適爾既道極厥辜時乃不可